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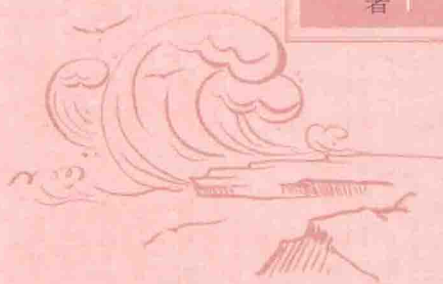
百家小集

1



那时多少豪杰

朱正 著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——  
那时多少豪杰  
——

朱正  
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时多少豪杰 / 朱正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 8  
(百家小集)

ISBN 978-7-218-09406-9


I. ①那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4131号

Nashi duoshao haojie

那时多少豪杰

朱正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特约编辑: 符本清

责任编辑: 梁茵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9406-9
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

印张: 7.75 字数: 150千

版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---

## 前记

---

向继东兄策划一套百家小集，承他不弃，也把我算作百家中的一家，于是我就从已经发表的文章（包括已经编入集子的和还没有编入集子的）里选编了这一本。选的都是我自以为比较可以看看的文章，算是我的样品展览。

我前前后后大约编辑过大大小小十多部书吧，这些书我大都写有序跋。这里只选了我为花城出版社编辑的《胡适文集》写的前言和我为海南出版社编辑的《鲁迅后期杂文集》写的序言。是有一点向读者介绍这两个选本的意思。

所选的文章里凑巧有三篇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关。胡适在苏联国势如日中天之时就断言这一场试验已经失败；阿尔巴托夫作为体制内的高级干部探讨了 this 结局的必然性；亚纳耶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，做了徒然的最后一搏。这

三篇不是同一个时间写出的文章，现在放在一起，我自己看了，也觉得有一点趣味。也许可以供愿意思考这个题目的读者作一点参考吧。应该顺便说明一下的是：《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》这一篇，当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，为了减少字数，不得不把所引用的苏联档案材料删去，现在就把被删去的部分恢复，文章也就更觉完整了。

所选《附录：从鲁迅研究开始》一篇，是为葛剑雄、丁东、向继东三位主编的当代学人自述第一辑《望尽天涯路》写的，没有收入过自己的集子，正好编在这里，向读者作一回自我介绍。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正于长沙

—  
目次  
—

- 001 两个朋友  
——李大钊与白坚武
- 047 关于叶德辉之死
- 055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
- 064 隔膜  
——读胡风《三十万言书》札记
- 077 无可奈何花落去  
——读格·阿·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
- 089 聂绀弩的“运动档案”
- 097 重读《娜拉走后怎样》
- 110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
- 124 胡适的苏联观
- 151 亚纳耶夫的最后的一搏
- 167 丁文江这个人

- 176 《胡适文集》前言
- 190 《鲁迅后期杂文选集》序言
- 197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  
——读《徐铸成自述：运动档案汇编》
- 209 附录：从鲁迅研究开始

## 两个朋友

——李大钊与白坚武

—

李大钊（一八八九～一九二七），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，受人崇敬的革命先烈。

白坚武（一八八六～一九三七），先后担任军阀李纯、吴佩孚的幕僚，后来又受日本军方指使阴谋制造伪华北国。卢沟桥事变后不久，以“汉奸首领”罪处死，久已被世人遗忘。

这两个人，可是好朋友。

一九〇七年，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河北乐亭家乡来到天



津，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他自己说：

钊感于国势陵夷，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，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。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：一系北洋军医学校；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；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军医非我所喜，银行亦违我素志，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。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，收录全国人士，规模颇大。钊在该校肄业，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。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。此六年间均系自费。（李大钊《狱中自述》，二〇〇六年人民出版社版《李大钊全集》第五卷，第二二六页，所收有删节，此处所引，据《党史研究资料》第二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，第一〇七～一〇八页）

同时考进这学校的，就有河北交河县人白坚武。

他们在这里求学的几年中间，闹过一次学潮。这次学潮，在郭廷以编著的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中有极简略的记述，一九一〇年（宣统二年）十月十九日（夏历九月十七日）：

保定各学堂学生罢课，要求开国会，并争东三省路矿（十月二十日及十月二十一日京、津学生继之）。（郭廷以

编著，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下册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，第一三七一页）

这次风潮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约是天津闹得最凶的。  
白坚武日记中说：

冬月，国会请愿风潮起，法校独为大吏怒，欲以兵围焉。余与李君寿昌约待之，后竟无事。（《白坚武日记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，第四页。按：白氏日记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逐日记载，此前只有简略追记，无详细月日。本文引用时，此日之前者注印本页码，之后者即在引文之末注以六个阿拉伯数字，首二字表年，中二字表月，末二字表日）

学潮闹起来，参与的不会只有少数人。他单单和李大钊相约，从容面对军队包围的威胁，可见他们的交情和志趣，也可以想象当时颇有点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概。

一九一三年六月，他们毕业了。李大钊是赴日本留学。白坚武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中。李启程去国的时候，白已随军南下，竟无从话别，就写了《南天动乱，适将去国，忆天问军中》一诗，以抒思念之情：

班生此去意何云？破碎神州日已曛。

去国徒深屈子恨，靖氛空说岳家军。

风尘河北音书断，戎马江南羽檄纷。

无限伤心劫后话，连天烽火独思君。

（《李大钊全集》第五卷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，第二四〇页）

所谓“南天动乱”，是指国民党癸丑讨袁之役，号称“二次革命”。袁世凯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，率军沿津浦路南下，进逼南京。白坚武以书生从军，诗中就拿班超来比他。自己行将去国，却怀着屈原似的忧国之心。

李大钊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三年，“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”（李大钊《狱中自述》，见《李大钊全集》第五卷，第二二六页）。在国内的白坚武，也常常怀念这位远别的挚友，一天接到了他的来信，兴奋地在日记中说：

久不接李寿昌讯息，念甚。前日捧其手札，太快慰。年来堕落，深愧我进德修学之良友。闻渠近作《联邦论》，胸中颇具有统系底案数则，欲以相告，苦无能达。（151224）

他是把比他小三岁的李大钊看作“进德修学之良友”，想起他就使自己深觉惭愧的。

乙卯年除夕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在四邻的鞭炮声中，独居北京的白坚武在孤寂中写了三首诗，一首《除夕感怀》，牢骚满腹，一首《除夕寄内》，抒发对留在家乡的妻子的怀恋，一首就是《除夕怀李寿昌》：

阔别李君久，山河有泪痕。  
精诚翻海立，肝胆照人温。  
鸡塞乡音寂，国门残梦喧。  
蓬瀛当此夜，杯酒更何论。（160203）

这诗一开头就教人想起杜甫怀念李白的诗：“不见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。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。……”末句又使人想起他的另一首怀念李白的诗：“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”。他多少有点把两人的关系看得有如杜甫李白那样的文章道义之交吧。对于李大钊近作《联邦论》这个题目，他也有些思考，可是李远在蓬瀛，又何能杯酒论文呢？

李大钊回国之时，梁启超汤化龙他们正在筹办《晨钟报》，即邀他担任该报总编辑，他又邀白坚武合作。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《晨钟报》创刊号上，刊出了李大钊写的《“晨钟”之使命》《新生命诞孕之努力》两文，同日还刊有白坚武的《议会与政党之回顾》一文。可是半个月之后白即因为“意见不合，脱离《晨钟报》关系”（160902）。不久，李

大钊也脱离了。多年之后，白坚武重提旧事，说：

昨晚无意检得五年《晨钟报》创刊一纸，上载余之《议会与政党之回顾》一文，词意俱美；在当日系有感而作，至今日亦尚有可纪之价值。《晨钟报》为学友李守常所主办者，约余任主笔，时帝制甫倒，由申到京后，以余之此文宣布，刘崇佑、汤化龙等意见有出入，余同守常先后脱出该报。（281023）

《晨钟报》是研究系的报纸。这两位朋友是无法同研究系走到一块去的。

后来，李大钊在学界，白坚武在军界，不再有共事的机缘，但是书简往来，诗歌赠答，是不曾间断的。

白坚武游十三陵，作诗一首：

销沈王气黯燕门，陵迹犹闻野老论。

驴背纵谈兴替事，万山无语看中原。（170506）

李大钊很欣赏这诗，作《复辟变后寄惺亚》一诗作答。诗前有小序：“复辟变后，仓皇南下，侨居沪上，时惺亚在赣江，赋此寄怀”，其中回应了白坚武诗中“万山无语看中原”一句：

英雄淘尽大江流，歌舞依然上画楼。  
一代声华空醉梦，十年潦倒剩穷愁。  
竹帘半卷江天雨，蕉扇初迎海外秋。  
忆到“万山无语”句，只应共泛五湖舟。

（《李大钊全集》第五卷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，  
第二五七页。）

白坚武骑驴游览于帝王陵寝之间，历代兴亡，都来心头眼底。一种落寞苍凉之感顿生。诗中的这种情绪，很引起李大钊的共鸣，才起了同他“共泛五湖舟”的想法吧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白也很喜欢李的这一首。他在日记中说：“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，浩气凌云，悲歌斫地，如见其人。惟哀愤稍过，会当有以慰勉之。”（170806）

一次白收到李一信，日记中就此写下了一段感慨：

守常为人品洁学粹，俯仰今日之污世，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。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！来函有言：“今日所能得之佳象，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；今日所能得之恶象，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。兄试澄心以思，吾等所夙兴夜寐所构求之好消息，实亦至无聊赖。放眼神州，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，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，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。此真

所谓沧海横流，人间何世也矣。”可谓伤心见道之语，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。（170911）

白坚武在南京李纯幕中的时候，李大钊曾因为参与某项政治活动，由白介绍同李纯相见，“代表某君有所接洽”（171109）。李大钊离开南京之时，白赋诗送别：

守常北行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，缘斯自负所天，湛然深悟者，惟兹一人。吾党灵光，赖以仅存。于其行也赠以诗，以敦其志：

海内儒冠尽，神州已陆沉。

文章千古事，赤血铸丹心。

夜十二时匆匆作。（171110）

这里的“吾党”，不是说政党组织，只是吾侪、吾辈、吾曹、同气、同调等等意思，总而言之：自己人。

李大钊送过几期《新青年》杂志给他（180426），他在第四卷第三号上看到了沈尹默、胡适、陈独秀、刘半农几位的白话诗，手痒起来，也做了一首《葫芦行》，“并将所作白话《葫芦行》歪歌函寄守常一阅。”（180719）这诗似乎更像现在一些人学做的七言古风，是没有能放得开的解放脚，很难说是“新”诗。这里就不引录了。不久，响应来了：“接李守常

函一件，并白话诗三首”（180819），就是现在收在《李大钊全集》第五卷里的《山中即景》（三首）（第二五二页）和《悲犬》（第二五四页）。

五四运动爆发，学生集中天安门游行，火烧赵家楼。白坚武在日记中说：“晚闻北京学界全体以国权丧失，联合游行街市，作示威运动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，殴章宗祥几毙，足征人心未死。”（190505）这位北洋军人的同情完全在学生方面。

这期间，白坚武和胡适也有过接触。他在日记中说：“胡适之电李守常约余过谈。胡神采清爽奋发，一灵活青年也；今虽寄身学界。未必以教授终其身。凡有政治欲望之人终不能常以清净生活为满足。”（200929）可见他对胡适的看法很好。他看出胡适热衷政治，后来胡适真也相当深的转入政治之中。

一九二〇年春天，第三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立支部，先在北京同李大钊等人接触，一时间，报刊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多了起来，同时也引起了反对的舆论。反对者抓住“过激党”这个来自日本的不确切的译名大做文章，白坚武对这些论者很不以为然。他在日记中说：

凡奸人之倾陷人，恒先污之以丑名，以挡清议之驾；  
次则累之以危祸，以坚权要之心，计乃得售。余观于今之以



过激名义陷人者，往往不脱此圈套。过激二字，原本不能成立。何所谓激，何所谓不激？无如世人总是浑蛋多，闻见往往囿囿错过，遂令小人横行，正谊消灭耳。（200507）

有这样的见识，才有两人这样的交情，也才会有第三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柏烈伟会见他，同他“谈中国现在并将来”的事。（201010）（日记中译作包利克，外金斯克）

《新青年》杂志第八卷第三号刊出了陈独秀的《国庆纪念底价值》（《陈独秀著作选编》第二卷，第二七七页），白坚武看了，在日记里说：“阅《新青年》国庆纪念文，余甚佩服独秀陈君所见。”（201124）他看了《新青年》杂志第八卷第五号刊出的李达的《马克思还原》，在日记里说，这篇文章“至有价值”（210202）。可见这时他和李大钊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是颇为接近了。

这时，白的日记中流露对李怀念之处甚多，例如：

寄李守常一函，叙别来状况。契友久别，通函不易，着笔意绪纷涌，正不知从何处说起。身在虚伪场中，每忆共晨夕之旧侣清友，有如繁奢喧嚣，酣睡后残醒已退，斜月上窗，顿思清醴。此其余意，余尝一征之，再绎之，不知大千世界有同证者否耶？（200602）